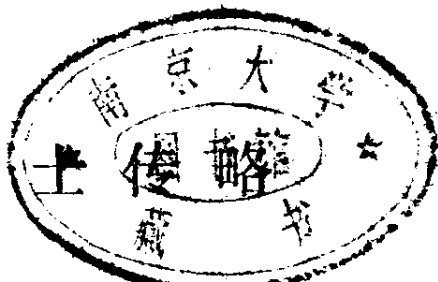


D671.4
75

吴基现烈士



陈绍恭、陈松青、刘宗楨、黄淑梅

(一)

吴基现又名培基，化名吴泽弟，一九〇八年七月生于福安溪潭乌石村一个中农的家庭。父其宗、母谢嫩妹。吴家亦农亦商，在邻村城山开一酒铺，家境小康。基现兄弟四人，姐妹二人，他居长。

吴基现生性聪颖、倔强，从小深得双亲钟爱。他七至十三岁就学于村塾，平时最爱读的是《水浒传》一类的古典演义小说。岳飞、包丞、戚继光、文天祥等名垂青史之英雄人物，精忠报国、除暴安良的动人事迹，深深植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使他滋长了为民排忧解难的思想。

有次，城关两个税棍到城山村征税，敲诈勒索，民愤极大。一税棍上面馆白吃，伙计要他理帐，反遭殴打。吴基现正路过其间，见状大怒，挺身而出，揪住税棍，很揍一遭。基现身材颇长，臂力过人，税棍不是他的对手，只好乖乖地付钱脱身。吴基现怒打税棍之事，一时传遍溪北洋。

城山、岔口两村的地主狗腿，经常向溪北贫苦农民索债逼租，对无力偿还的农民，狗腿们不是端锅，就是抢棉被，群众敢怒而不敢言。有一次吴基现又遇到这种情况，怒火三丈，挥拳痛殴狗腿一顿。令将原物交还苦主。

有一年，反动政府派土劣吴牧轩来到溪北洋催收鸦片捐，他自恃“钦差大臣”，一路上耀舞扬威。吴基现决心刹刹他的下马

威，三更半夜摸到赖头村吴的驻处，拣起大石头，猛砸吴的屋顶，吓得吴胆战心惊，窝在被子里发抖。好容易捱到天亮，逃回城关。从此，再也不敢独自下乡了。

一九三一年，溪北洋已有了党的活动，杰出的革命者有赖洋的郑宗玉、郑细茄和廉村的陈如松等，他们对吴基现胆略和打抱不平的正义感十分赏识，常跟他接触，有心引导他参加革命。在他们的启发帮助下，吴基现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，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(二)

一九三二年春，割据闽东的军阀和豪绅地主相互勾结，横征暴敛，逼得农民倾家荡产，走投无路。溪北洋农民在占如柏、郑宗玉等人的领导下，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捐斗争。愤怒的农民们涌进城关，高举五色纸旗，分别向国民党县政府、海军陆战队团部示威请愿。吴基现参加了这次请愿斗争，并积极协助做好组织联络工作。他们的正义行动，获得各界一致声援。反动头子棍于群情义愤，不得不由县长叶长青出面调停，答应请愿农民的要求。通过这一斗争实践，给吴基现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。他看到了反动派的虚弱本质和党领导的民众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，更加坚定了跟党闹革命的决心和斗志。

吴基现敢斗敢闯的革命行为，引起当地豪绅地主的仇视，于是有人上门对他父亲说：“再不好好管你的儿子，将来势必祸及满门。”其父因此忧心忡忡，立即为基现操办婚事，想借此锁住儿子的心。谁知基现新婚的妻子李然妹（即又名寿姿）早在马山娘家时就受到地下党员郭怀庆的教育，并已加入了共青团组织。婚后夫妻志同道合，成为革命伴侣，互相勉励，携手并进。

婚后不久，组织上指派吴基现偕同陈如松前往屏南发动群众，开辟新的工作区域。他愉快地接受党的任务，告别爱妻奔赴人

地生疏的屏南山区，开展革命活动。不久，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复调吴基现回溪北洋。此时，李然妹（已入党）受郑宗玉的派遣，已潜入城关，和当地互济会、反帝大同盟的成员配合，大力开展妇运工作。

这段时间里，吴基现常乔装叫化子和小贩，混进城内其伯父吴其城家与妻子接头，向她传达党的指示，并把她们通过各种渠道秘密购买到的子弹、手电筒、球鞋、药品、卷烟等军需用品捎回交给马山、濞洋等地下联络站，源源支持山头游击队。夫妻虽分居两地，但心心相连，每次短暂的相见，都成为他们互相鼓励、共同进步的无穷动力。

一九三二年夏，陶铸同志到闽东，在溪北洋亲自组建了福安游击队，吴基现参加了这支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。在是年中秋前夕的“兰田暴动”中，吴基现和陈如松曾事前深入兰田大地主庄园侦察，为“兰田暴动”的决策提供了准确的依据，奠定了成功的基础。吴基现在以往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。受到领导同志的好评，经占如柏、郑宗玉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（三）

“兰田暴动”震惊了反动当局，溪北洋一带因之成为敌军重点驻防、镇压的地区，白色恐怖加剧了。刚刚建立的游击武装，经费奇缺，枪枝弹药不足，随时都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。吴基现夫妇断然决定，把家中长期积累下来的三脸盆烟土和400元现番献给组织。这对并不十分富裕的吴家来说，几乎等于失去大半家产，他的父母发觉后简直要气昏过去，有些亲朋劝他父母赶紧把基现拉回家，否则，将有杀身之祸。但基现夫妇参加革命决心已定，即使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转的。父母深知儿子性格，只好由着他去。基现亦坚信父母最终是会理解他们的。

一九三四年二月间，闽东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团在战火纷飞中

诞生了。同年五、六月中共闽东特委和闽东苏维埃政府在柏柱洋斗面村建立。在党领导下，分田和扩军运动蓬勃开展起来。基现党性坚强，作风果断，被占如柏选中，出任红二团四连连长，专责警卫特委机关。他任连长以来，狠抓军纪，尤其对晚间普通口令与特别口令，他执行得非常严格，不论地位多高，凡答不上口令者一律扣留，不准通行。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和严格训练下，使连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

红四连在吴基现带领下，跟白匪打过好几次硬仗。其中攻打宁德赤溪民团一役，他有勇有谋，冲锋在前，成为大家信赖的优秀指挥员。

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二日，北上抗日先遣队，途经闽东攻克穆阳。消息传到福安城，反动当局如坐针毡，急调大批兵力，向穆阳反扑，红四连奉命驰赴铜岩岭阻击敌军。他们进入阵地不久，敌人就在岭下出现了，密密麻麻地从铜岩岭下上来，红四连战士利用险要地势，居高临下地埋伏于两边山头，监视敌人。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，吴基现才下令开火，使先头两排敌军折损大半。敌人反复组织人马争夺制高点，红四连战士在基现的镇静指挥下。一次又一次把敌人的进攻打垮。这一仗从下午直打到下半夜，敌屡战屡败，尸横山林，迨到北上抗日先遣队胜利转移后，红四军战士方撤离阵地。

翌晨（农历七月十五日），吴基现率队回到溪北区乌石村，父老们牵群结队欢迎他们凯旋归来。见战士们已饥肠辘辘，各户忙着生火煮饭。不料，敌新十师尾追而来，吴基现为保存有生力量，迅速指挥部队转移到仙岫高山丛林中去了，敌人扑了个空，遂进驻乌石宫，对该村大肆烧杀抢掠，吴基现家被洗劫一空，房子亦遭拆毁。待他再度回村时，敌人已走了。劫后的乌石村，残垣断壁，疮痍满面，令人发指！基现沉痛地站在死者面前，握紧拳头，发誓一定要加倍惩罚敌人，为受害的乡亲们报仇雪恨！

同年八月十四日（农历），敌新十师三团顾宏扬部倾巢而出，围攻溪柄柏柱洋。我军为捍卫闽东特委和闽东苏维埃政府，指派三个连负责在茜洋正面阻击敌人。敌人连续组织敢死队，在重机枪掩护下，涉水直冲过来，企图夺取南岸阵地。吴基现沉着指挥全连战士，用集束手榴弹迎头痛击他们，只炸得水柱冲天，敌人死伤狼籍，多次猛攻皆遭粉碎。不幸的是吴基现在战斗中，胸部中弹身负重伤，终以流血过多昏厥过去，战士们立即把他救出火线。

当时苏区医疗条件极差，而他的伤势沉重、疼痛难捱，战士们临时杀狗取肝为他止血，随即抬往后方医院进行抢救。一路上基现痛的满头冒汗，四肢抽搐并无吭痛之声。医生来了，他挣扎着说：“你们大胆打药线，上草药，不要顾虑到我的伤痛！”

他的妻子李然妹在南区闻讯，是夜兼程赶到斗面探望。当看到他伤势严重，心里好生难受！吴基现安慰她：“你千万不要为我伤心，我的伤很快就会好起来，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的工作……”。在他的一再催促下，然妹细心护理二、三天后，忍痛同他分别，回到自己战斗岗位去了。

（四）

一九三四年冬，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疯狂“围剿”闽东苏区。一九三五年一月，我红军闽东独立师主力与敌在西竹岔激战后，主动撤出中心苏区，转入艰苦卓越的三年游击战争。此时，吴基现重伤方愈，组织为了照顾他的身体，安排他到柘荣伤病员休养处负责。可是他面对强敌的凶横气焰，早已按捺不住，反复向领导提出重返前线杀敌。

这时大敌压境，亟需得力军事指挥人才，组织上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，任命他为红四团代理团长。该团冲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圈，在转移的遭迂战中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。四月上旬，红四

团整顿，陈挺任团长，吴基现回到地方工作。他配合陈伏兰、倪愚四（即倪英峰）两同志，以周墩、福安的竹舟山一带根据地为中心，加强政治、军事建设，建立了周墩东区区委，把原有政权机关加以整顿，巩固各个村落的贫农团，发展少先队、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组织，支援畚族兄弟开展斗争。

是年五月，寿宁溪会议召开后，恢复了闽东临时特委，李然妹被调到福寿泰边区工作，为了革命事业，他们夫妇放弃了家庭的温暖，坚决服从组织安排。临别前，他们一再叮咛各自珍重，相约在胜利后相见。谁知，此别竟成他们夫妻的诀别！李然妹后于一九三六年农历四月壮烈牺牲在泰顺，年仅二十四岁。

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，叶飞同志根据闽东特委堵坪会议决定，在紫云村宣布，成立中共周墩中心县委，下辖周墩、宁德和宁屏、古三个县委，书记一职由阮英平兼任。至二月，吴基现接任周墩中心县委书记。他按特委提出的“打通闽北、浙南路线，把闽东、闽北和浙南连成一大片，在周墩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”的要求，悉力以赴，亲自前往寿宁、建瓯、泰顺等边区发动群众，培养干部，与各个县委取得了紧密联系，互相呼应，开创了新区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。

（五）

一九三六年四月间，白色恐怖严重，周墩县红独立营营长凌福顺又不幸被敌逮捕，壮烈牺牲。吴基现根据叶飞的指示，连夜驰往萌村接应郑一心（女）转移到郭洋村。随后他化名吴泽弟，去建瓯寻找省委领导，先后寓于该县城关、黄坑和东游等客栈，找了月余，毫无声息。为了生活，他只好替人干些制茶、锄田，打柴等苦活，换取微薄收入，以维日食。其间他还坚持从事革命宣传，继续寻找党组织，俨似迷路羔羊。有一次，他在建瓯客栈偶然碰到从周墩而来的周伦文，原来周因白匪“围剿”日凶逃难

此地。他们邂逅相逢，喜出望外。周说东游的盖林山上有股土匪，号称“顺天救民军”，人枪百多，为首的叫林乃滔。基现一听不禁暗自高兴，对周说：“过去组织上曾派我去动员乃滔投向革命，但没有成功，若他仍在盖林，我不妨再走一遭，能说服他革命最好，不能说服借几支枪也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干了。”当晚，吴基现、王大金、周伦文三人，促膝倾谈，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由周伦文护送吴基现上山。次晨，找来一位平时与盖林山股匪有往来，做烟酒小贩的叶舍诺（周墩人）为向导，引带吴、周二从东游出发，直抵盖林山寨。吴基现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，林见报亲自列队下寨，热情欢迎，并杀猪宰羊，设宴洗尘。叶舍诺归向王大金回报：“吴是个大人物，林待他以上宾礼”。尔后，乃滔挽留吴基现在山寨边作客边谈判。吴劝其将队伍改编，归共产党领导。持续十余天，始终没有达成协议，此行不果，王大金在东游等候消息，心急如焚，叫叶舌诺再走了一趟，叶返回告诉大金：“情况有变，两人都找不到，可能被害”。大金见说，内心冷了半截，只得怅怅返回周墩。其实，基现并没被杀，他机警过人，深知林的为人，窥测他疑神疑鬼，左右摇摆，没有诚意，恐林起杀心，就设法脱身逃出，秘密回到周墩，召集内部开会，继续地下革命活动。

一九三八年农历二月初二晚，吴基现在周宁浦源乡吴厝村吴忠纂家召开会议，被奸细告密，突遭周墩特种区保安陈英部队包围，吴基现、吴芳群、吴成非、张水冰等四人当场被捕，立被解往周墩。他们被整整刑讯四个昼夜，一起被打得血肉模糊，奄奄一息。尽管身受各种酷刑，他们正气凛然，坚强如钢。敌人始终捞不到任何东西。

初六凌晨，敌人将吴基现等四人，押解原开会的吴厝村，枪杀于小学校园坪上，吴基现牺牲时年仅三十岁。

本文主要参考资料:

- (1) 陈挺《闽东革命回忆》
- (2) 《福安革命斗争大事年表》
- (3) 《吴基现政历问题复查报告》——周宁县委党史办、民政局、老区办。
- (4) 吴基现烈士政历问题的调查报告》、《福安党史通讯》(总144期)——福安县委党史办。
- (5) 二战时期肃清A B团情况(载《福安县党史资料》第一辑)
- (6) 烈士亲属吴培英、烈士家乡五老、干部黄长庆、潘鸿木、傅东波等回忆。

李然妹烈士传略

陈绍恭、陈松青、王雪琼

一九三六年农历六月初的一天，泰顺县城南门外跑马坪戒备森严，场上两位即将要处以极刑的“女政治犯”，虽遍体鳞伤，但仍昂首挺胸地站立在那里，其中一位稍高个儿的是原中共福安上南区委宣传委员李然妹。

李然妹，又名李寿姿，化名李秀英。她一九一二年出生于福安县溪北洋马山村，父亲李庆奎是个为人正直、勤劳巴脚的农民，母亲长年抱病。由于家境清贫，独生之女的李然妹过早地帮助父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
溪北洋是福安党的重点活动区域，也是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之一。一九三〇年以来，马立峰、占如柏等同志就常深入溪北洋一带，发动领导农民建立农会，开展“三抗”（抗捐、抗租、抗债）斗争。一九三一年，福安党领导的秘密游击队出没于这一带，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。李然妹虽为一个农村女子，却有着男子帮耿直的侠义性格，在当地党支部书记郭怀庆的引导下，她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，不久便加入了共青团组织，从事妇女工作。一九三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闽东地区早期的女党员之一。

一九三三年，闽东革命蓬勃发展，时任上南区委宣传委员的李然妹同其丈夫吴基现志同道合，并肩作战，在溪北洋和上南区的村村寨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。她常常到各村与妇女拉家常、促膝谈心，进而启发她们的思想觉悟，发动妇女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。她的话象甘露滋润着妇女凄苦的心田，点燃她们心中的革命

之火。在她的引导下，许多妇女从灶前走向社会，她们积极参加支前生产，有的编草鞋、有的制布鞋、织毛巾，给红军、游击队战士送去了温暖。李然妹还在城关妇女中发展党的外围组织——革命互济会，在她影响下，有20多位妇女参加互济会组织。她常借进城探望亲戚名义，开展活动。她同她们一道抄写革命传单、标语，张贴街头、小巷，搅得敌人惊心胆颤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李然妹在生活上，节衣缩食，把攒下的钱、物捐献给组织。她几次冒着生命危险，进城为红军游击队购买电池、药品等。她还曾先后两次疏通伪警察关系，暗地里购买了“五快”子弹30多排。

一九三四年，在苗洋战役中，吴基现同志身负重伤，（当时吴基现同志任闽东红二团四连连长），李然妹闻讯后，前往探望，由于任务在身，不敢久留，临别时含泪安慰丈夫安心疗养，保重身体。李然妹在工作之余，还挤时间坚持不懈地练习枪法。泰顺一带至今还有她会使双枪的传闻。

一九三四年冬，国民党调集重兵“围剿”闽东苏区，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，闽东特委在福安东区洋面山召开会议，作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。为了随军转移，李然妹忍痛割爱，扔下二岁的女孩，告别家乡亲人，跟部队转到周墩一带，坚持斗争。

在敌人残酷的“三光”政策下，李然妹的娘家和夫家均遭到了浩劫，家毁人亡，女儿也因病夭折。当她得此噩耗，心里象万箭穿心般疼痛，在同志们面前她把个人的痛苦深深埋在心里，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忘我地工作。由于她善于发动组织群众，机智勇敢，组织上调她到福寿泰边界一带开展工作。那一带是个新区，群众生活非常艰苦，常常连食盐也吃不上。李然妹与福寿县委的一支游击队接上关系后，就深入下去翻山越岭，逐村挨户宣传发动群众。她们与泰顺东区的一支游击队密切配合，互相呼应，初步打开了这个地区的工作局面。

一九三六年农历四月的一天，李然妹同其战友吴丽容一道去泰顺上地洋村开党的工作会议，被当地伪保长密报，伪军警包围了会议地点，李然妹、吴丽容等同志不幸被捕。在押的五十多天中，敌人对李然妹施以残酷的坐老虎凳、灌辣椒水、以铁线刺穿乳头等刑罚，折磨得她一次又一次的昏死过去，那些惨无人道的家伙甚至施以割去乳房的毒刑，但敌人始终未从她口中得到半点有关党组织活动的情况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黔驴技穷的敌人对她下了毒手。

李然妹烈士为了闽东人民的解放事业，为了妇女的解放事业，献出了宝贵青春，时年二十四岁。

（王雪琼根据陈绍恭、陈松青供稿整理）

闽东第一个留法哲学博士

——王骏声轶事

罗宝畴

王骏声是闽东第一个留法哲学博士，祖居福安县穆云乡桂林村。他少年时，家境贫寒，边砍柴、边读书，成名以后被乡里人称为“砍柴博士”。至今，乡里老一辈人中间还在流传着他读书时的一些轶事：

一、怒打土地公

王骏声童年时在村塾里读书，因他父母早亡，家庭贫寒，寄食在堂叔家，经常半天砍柴，半天上学，穷得连写字用的纸也没钱买。一次，他向砍柴的哥儿们诉说自己的苦衷，有人既同情又开玩笑地说：“天下的金银都是土地公菩萨管的，你何不去求求他，也许会帮助你的。”他想：“是呀，土地公是会可怜穷人的！”有一天，他砍柴回来，路过村边的土地庙，便放下柴跑进去，跪在土地公面前祷告，他说：“土地公公呀！我家真穷，要读书没钱，连写字的纸都没钱买，您可怜我，给我几块钱，让我读好书，将来我会报答您呀！”他并且向土地公提出，把给他的钱放在他家的一个墙窟窿里，让他去取。后来他每隔一、二天便去墙边看看，土地公公有没有送钱来？大约过了好几天，也看了好几次了，一直未看到钱。土地公无灵，土地公是人塑制的偶像，哪来的钱呢？于是，他发火了，就跑到土地庙，手指土地公

大骂：“土地，你欺负穷人，我要打倒你！”说着，他对土地偶像拳脚交加，并找来了一根粗大的草绳，把土地公的脖子紧紧套住，用劲往外拉……。正在此时，门外来了一位叔叔，大为惊奇，忙问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做，不怕‘神明’见怪？”他说：“这土地欺负穷人真可恶，早该要打倒了。”这位叔叔在问明情由后，深深为他的大胆行为所感动，并认为这孩子小小年纪便与众不同，将来是会有出息的，便由他向村里父老乡亲商量，大家捐献点钱支持王骏声读好书。从此，王骏声发奋读书，后来终于成名。

二、代学校索债，叫豪绅屈服

王骏声在中学读书时，正值二十年代初期，那时国民党的教育经费是由鸦片捐项下拨给，而鸦片捐局都被地方上的豪绅所操纵，这些豪绅一向鱼肉惯了人民，哪里管你兴办什么教育事业。这样，学校经常领不到钱，校长去交涉无效，教师们也束手无策。王骏声在校里是个苦学生，平时成绩甚好，受到师生们的器重；于是由他代表学校前往催钱。

鸦片捐局里的人，都是当时社会上层人物，一向趾高气扬。王骏声是一个普通中学生去找他们，根本不在他们眼里。他去了一次又一次，他们都傲慢对待，不予理睬。而在王骏声的心目里，对于这些人，不过是一群吮吸民脂民膏的蛀虫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们欠的钱，理该要还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他也知道，光和这些人磨口舌，不会起多大作用。于是，他带上书本，天天到鸦片捐局去，端坐在他们的太师椅上，跷起二郎腿，边看书，边装作上边的大员模样。这样，一天、二天……天天如此，局里的一般职员倒无所谓，却使进进出出的豪绅们感到特别刺眼。一天，一个豪绅终于理睬了：“这是什么人，在这里干什么？”他回答：“中学来催钱的人。”王骏声理直气壮地向前交涉，这个豪绅自

知理亏，才不耐烦地说：“把钱发还他们吧。”豪绅屈服了，王骏声高高兴兴地替学校追回被欠的钱。

三、智夺出洋名额

一九二六年前后，王骏生在北平民国大学毕业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，一个大学毕业生是无足轻重的，他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？当年“五四”学潮的汹涌澎湃，新民主主义在东方初露曙光，他曾投身进步的学生运动，求索过真理；但是，他又感到中国的科学文化太落后，他的文化根基还不能为挽救积弱垂危的祖国发挥较大作用，还是走出洋留学这条路吧！当时，他打听到福建省有两名保送出洋生名额，他衡量了自己的条件，没有政治和经济背景，唯一值得自慰的是毕业成绩比别人好，事在人为，可以争取。他从北平回到福建，便直接去找了省教育厅，要求保送他出洋。教育厅的人说：“名额满了，没有你的份”。遭到拒绝后，他仍坚持据理力争，把行李铺盖搬进教育厅，要求厅长明确答复。

后来，王骏声出洋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，得了博士学位，回国担任大学教授，实现了他的宿愿。

书法家郭叔华先生

黄秉圻、郭 旻

书法家郭先生名赞夏，字叔华，又号惺庵居士。世居福安县城鹿斗境（即今莲池、南湖两街）晚年才迁住东门凤山之麓（即今东风街）。封翁作桢，号干臣，邑庠生入贡。设塾授徒兼精医理。先生昆仲六而居三，幼承庭训，钻研勤甚。

封翁教子綦严，晨起，即命诸儿，授以《醴泉铭》、《玄秘塔》为范本，各端楷蝇头百字，而后进餐。所需纸张为“皮料”，质薄而软，墨浓，则用笔不开，淡则一触即溃，以此来锻炼其磨墨的火候。笔则只给“车头水”（劣等毛笔）易倒峰、秃锐，以训练其腕力的轻捷，笔杆的旋转操持。故先生昆弟自幼即能书写端正，初步掌握欧柳楷书。

鹿斗境自明迄清名士辈出，文风素著。先生之父既为宿孺，而舅氏散臣（瞻衮）、笏庭（瞻康），俱登进士，胞兄伯宜（翼唐）又举于乡。因而先生自少即于父兄诸舅之间，早就与胞弟季陶（殷甄）入泮。顾先生无意科第，除任塾师外，就肆意致力于书法，所临习碑帖多而精，而尤熟于《书谱》，深得其中三昧。故其书法无论真、草、隶、篆造诣极深，卓然自成一家，莫不各臻精妙。常以隶篆笔意融入正草，更加古朴隽雅。

入民国后，伯宜先生寓居福州，就任省府秘书，求书者盈门，难于应付，乃命先生捉刀代庖。得其书者，深讶伯宜先生书法超越往昔。审其故，乃知其胞弟所作。于是省中向之爱好伯宜先生翰墨者，转而求诸先生，络绎不绝，名噪一时。甚至岭南名流

亦纷函索题，应接不暇，致先生墨迹流于广东亦多。

先生喜临摹有清一代书法名家，如刘石庵、何子贞、翁松禅……等人真迹，写得维肖维妙，可以乱真。他常用双钩勾勒其笔画，，镌刻联板，现莲池街陈润祥君家，尚存其以何子贞书“簪船归处鱼餐美；社瓮香时黍酒浑”联对，龙江街池伯珊君家，也有一对刻制柳公权书“万卷藏书宜子弟，百年种树长风烟”板联，惜在“文革”中被毁。现池家两庑窗旁有两付木刻联对，亦系先生所作，至今尚存。

时福安裱褙匠某造访求书，先生聆其谈吐风雅，误以为知音，未及细诘，遽乘兴为挥洒多幅以付，其人大喜过望。乃挟先生墨赴福州仓山出售，尽为外国人抢购一空，获利甚丰。以后先生闻其事，亦一笑置之而已。

省立霞浦第三中学，其操场需用二米见方擘窠大字，求先生书，先生铺纸于地，倾米粒于其上，堆成字形至认为满意时，则运笔勾为飞白体以应。福安县城商店招牌，十之八九均为先生手笔。曩时曾见布庄“新乾春”三个一米见方赵体大字，为先生所书，圆润遒劲，笔力浑厚。本地年龄稍长者，多能记忆。

有次，先生下乡归来，时已入夜，天黑无法行走，就道旁店铺借灯，为居停所白眼。先生指其招牌说：“此乃我所书也。”店主愕然，变倨为恭，殷勤接待并亲持灯笼，伴送先生回城。

韩阳十景之一“马屿香泉”重修时，竖立牌坊，其横匾和两柱对联，亦请先生书而刻石，字体高古苍劲，至今犹存。

县城人家有婚、丧、喜、庆者，常烦先生书写碑铭、帽幛、楹联之类。先生博闻强记，所书联、幛既恰如其分，又切合时地，绝似特意为其撰拟之作。先生所书联对均寓有哲理，并富于教育意义。书写必用端楷，让人易懂、易识、心领、神会，效果尤佳。

因求书者众，先生又乐于为人服务，故其案头堆纸盈尺，包

括中堂、屏条、横卷，特别是夏扇，如团扇，折扇，潮扇等。先生无间寒暑为人染翰，甚至废寝忘食，全神以赴。家人见先生体质衰弱，终日劬劳，劝其稍憩。先生道：“我乃福安人，无他能耐为桑梓尽力，但凭毛笔一枝为人写几个字，岂可使求我之乡亲失望耶！”然而为先生所不齿之人，虽啖以重金高价求书，先生悉皆拒之门外。足见先生之高风亮节，非一般庸书市狺所同日而语者。

先生酷爱金石，所刻印章风格直追汉唐。尤嗜铸砚，曾在端砚周围刻以密密麻麻诗词，铭文、款识，古香古色，雅致异常。现先生家尚存其亲刻石砚一方，文曰：“胆思凝果，善谋好成，前略垂滞”十数个指拇大字，文句摘自崔敬邕碑帖，其字画与原碑帖对照，毫厘不损，真堪叹绝。砚底还刻“惺庵所有”四个盈寸隶书，工整古朴可观。

先生晚患哮喘症，步履蹒跚，然索书者仍不绝。常抱病以左手支撑而写。一九三八年，先生卒以痼疾不瘳，赴召玉楼，终年六十二。

先生生前作品甚多，但历经沧桑，尤其十年浩劫，摧残殆尽，而今所存已寥寥无几矣。